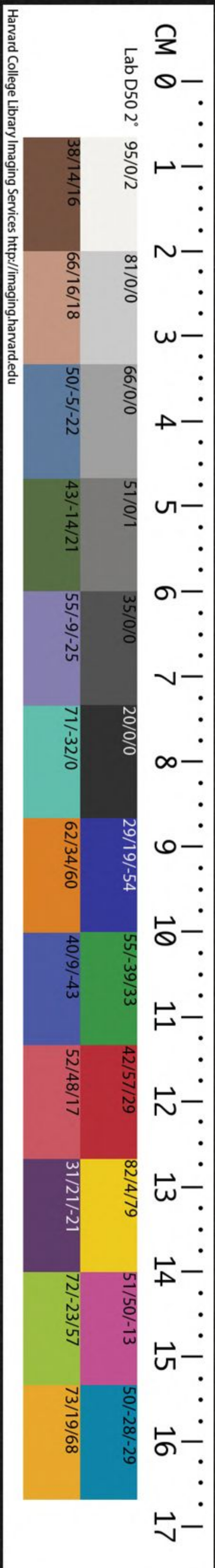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3 B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司馬光

字伯康

涇州

人

...

...

...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七

後集

司馬光

溫國文正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享仁宗英宗

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廟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

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蘇內翰撰行狀

又邵

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

桃女兒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

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

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旣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家塾記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

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

冷齋記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行狀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并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效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

疏且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
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
色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
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
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
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
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
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
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
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子

除知制詔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有上龐丞相啟
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
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
致力窺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
舊書啟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詔掌爲天子作詔文宣
布華夷豈可使假手荅書啟者爲之耶以是觀之光之
不受知制詔出於赤城非飾讓也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
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於趙
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
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
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俚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

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雷公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荅復

曰公但見慶曆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耳爾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公之言龍川

志

于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

言行後七卷
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行狀下全

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

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姦邪貪猥不協物望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陛下新卽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日錄

甲寅予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羨久之

上全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

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

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

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

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日錄又云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

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
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
體之有

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
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
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
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
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

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
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
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
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
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
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
曰布法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
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

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沟沟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

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之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

言行後七卷
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
今不糶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
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
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
上曰然行狀

邇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
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
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
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
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
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

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
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
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
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復此其短
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
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爲奸邪也上曰今天下
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
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
絳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
人共爲天下邪遂退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

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
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
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
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
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
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
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
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王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
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
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

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
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
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
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
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
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
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
彥若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
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臣

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濶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並日錄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

例可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執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
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
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
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
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魏公語錄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
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
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
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先生曰介甫誤
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
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雖悔

之無及

元城語錄

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
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
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
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行狀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
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
有從其後以鞭朴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
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
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輾轅道知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公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

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帝嘗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如此不衰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帝初感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知公之深如此

並聞錄

神宗崩公赴闕帝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王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

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債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已略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

行狀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重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

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抔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
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
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
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
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
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
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
爲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
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
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
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利
戎爲使用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文彥博議與公合衆
不能奪遂詔諸將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
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
之狀行

元祐初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繼之
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談叢

公旣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
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

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聞見錄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問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者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行狀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夫少冷則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大史集

晁無咎言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不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王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讀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類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仍賜金帛行狀

遼人夏人遣使人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神道碑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雉校卒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

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司馬康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中第事神宗哲宗位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

人范太史撰墓誌

君為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大器又勸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日得一對極言而灰無所恨矣疾病召醫于宛鄉民間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醫遂行至則疾不可為矣沒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卹賻贈之甚厚墓誌

卷終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八

後集

呂公著 申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贈太師

歐陽修為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修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

修以及王荆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荆公

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家塾記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麗

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
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
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
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
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
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
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
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
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

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

容鞠躬如在車之式

並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爲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

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自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至
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陛下日御
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卽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
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
進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
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卽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卽位首召二人
爲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
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
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
爲戒

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
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
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
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王正厥事蓋未有事

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
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
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
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
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今來廷
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上臨軒遂
以策試進士

家傳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爲中丞旣而
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便介甫

以晦叔叛已怨之允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用為晦叔罪

除知潁州

溫公日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堯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髮誤以為申公也

見聞錄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

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

神道碑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

聞見錄

邇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虎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

碑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

歎慈聖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溫公在洛聞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公旣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所沮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上初卽位韓絳卽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園士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囚罪囚試以劓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旣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

人公因言自古亾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

謀告夏幽其王秉常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如謀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爲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帥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翼曰公上奏乞解樞務章繼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爲據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

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並家傳

哲宗卽位公爲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卽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練七曰薄歛八

口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爲相其論薄歛之略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家塾記

爲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爲人君座右銘上恭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爲故事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
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
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
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
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
拯拯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空屋垂者衆責興利之弊則曰
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
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
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
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啟
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正舊

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
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若
贖亾民和西戎於是民謹呼鼓舞以爲便

並神道碑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
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
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
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明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
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
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顧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

民有高貨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
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顧募民情大悅

上以邇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
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
念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
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
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臣輒於其
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
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意
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太
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卽依所奏每

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遣之則自
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
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密啟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
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
經義獨以春秋爲破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得以應
書安石又與其子雋其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
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
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
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

政對者因大爲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各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是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爲謬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爲大謬耳溫公亦以爲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懣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員禁有司

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譏議祖宗自是對策者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

並家傳

公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瓌
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卒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
牕下烈日中公裳對飲三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
動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家塾記全下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
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
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
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

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
劉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
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
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龜山語錄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
二時論榮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崇政殿說書

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
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

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人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鄙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顥橫渠張載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真截勁提以造聖人專慕

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

正獻公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卽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旣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

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荅退謂范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並家傳

公爲郡處令公帑多畜鰻魚諸乾物及筍乾葷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雜錄

公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

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

罷

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

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戲笑

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童蒙訓

公爲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荅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熟之類及常所服藥

如理中元之類

常所作事

如梳頭洗面之類及作某

親筆

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為人

書曰處事每如是也 童蒙訓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終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九

後集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

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者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
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末盡不
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
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
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
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
移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内出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
史學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爲修撰近世修國史必
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

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
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
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

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

並弟文昭公撰行述

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荆公諸名士
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
其爲之記子固凡騰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謂子
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
焉不書尊經也

云

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

見

錄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

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
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
過上領之談叢

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賤市
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
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爲明守衰
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咎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贓追停
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
贓英州編管亡匿於曾公別墅會赦自出子固訟寃再
劾復往英州因歿焉子固時不奔喪爲鄉議所貶介甫
爲作辯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

爲去害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

陵民

溫公目錄按公父歿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惟
公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
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
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

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驚奔放雄渾瓌偉若三

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

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

中間從外徙世頗調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

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

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

填委古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

凡除即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其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曾肇 文昭公

字子開鞏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徽宗官至

翰林學士

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

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

覲直龍圖閣

楊文靖公撰行狀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上皇卽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卽日

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
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
外於是投醜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
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
大者別為一書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
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願陛下取此
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
德有補萬一

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

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
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
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
語塞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
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
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
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
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
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
反覆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

也士論榮之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但貶言者繼之

落職知和州 並行述

蘇軾 文忠公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事仁

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

讀二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

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

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

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弟黃門公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

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公

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歐公

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

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

頭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伏 全上

公言願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

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

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

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

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李薦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更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卽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

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

墓誌

謝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爲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爲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爲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嘗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甫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介甫雖啣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

爲當今宜爲諫官者無若傅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六
七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爲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
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
運司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迎新守
軾因帶以來耳溫公日錄
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
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
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

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
一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
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

而媒藥之欲必寘之於上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
自號東坡居士墓誌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
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
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
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譎諫
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

語錄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

通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訂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

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

止之

元誠語錄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毋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亾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

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聞見

溫公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

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溫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笑而止

爲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善之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師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王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噪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待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門外忽有赭蓋犢車青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

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

國婆婆乃上之乳母

某國大長

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

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

不敢言東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

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談記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

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

斃者納之毳又率眾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

后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

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就官

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

土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

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墓誌

蘇轍

字子由老蘇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事仁宗英宗神

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

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

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

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

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

之天下調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

穎濱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

深害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王回河之計輒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其爲責也重旣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輒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

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潁州

輟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願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宜因茲

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

改並穎濱遺老傳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

後集

韓絳

康國獻肅公

字子華叅政忠獻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相神宗哲宗拜司空檢校大尉致仕

為江南東西路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母而折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五則衙前法奏行之民以為便

父撰
行狀

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爲三司使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例奏
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爲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
三司事多與宮省相關近習有所干請卽語條例公未
嘗詭隨

行狀

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田頃
承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鄉
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錢雇召如此卽
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以
置田以爲生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
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上令學士草詔訪問旣
進入上以未見哀痛慟怛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令

公潤色以進用以咨訪馬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言
爲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官役

行狀

熙寧二年九月夏羗大入慶州境公爲陝西宣撫使裂諸
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

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

李邦直撰
神道碑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或置
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家宰制國用今天下財
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攷天下財用之
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於光豈有所愛顧
光未肯來耳

行狀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免行

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
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
俠爲重坐公辨帝前不得直數求罷上爲逐市易官稍
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
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
此辭上愕曰茲小事何爾邪公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
乎上爲罷佐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
固稱疾出知許州

初進士科進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最躡
衆人指期爲卿輔殆亾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

殺其恩

李邦直撰
神道碑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門
下侍郎

公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
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縉
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求者自得知耻
於是宰相文彥博朱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
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

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
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
色亟令毀去

聞見錄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
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行狀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公上
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間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
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間
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諮訪之博論經
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
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

不敏請秉筆以俟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不雨
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陛下憂旱傷損膳避殿此乃舉
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
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聽蠲
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
甚急徃徃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值旱災之際
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
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
苦之民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
養民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

根究市場免行利害權任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
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
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
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
雨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
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
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爲功讀者
竦然

行狀

邈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歿真宗惻
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
乃使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
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
是不殺羊羔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爾推其心
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
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
齊王不忍殺觶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外人皆云陛下
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且勅左右勿
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

幸甚

東坡集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異同
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爲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
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

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

行狀

先生云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程氏遺書

傅堯俞

獻簡公

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中書侍郎

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蠲息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歛用則天下殆矣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公上書請天子聽政又再疏太后請還政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殿下今日

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遂守忠等

公在英宗時最被眷遇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上敬納其言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權同判流內銓

行狀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太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得吉

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諭近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爲難

爾人以雍言爲然

並墓誌范忠宣撰

公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爲和州也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行狀

彭汝礪

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第一事神宗官至吏部尚書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在選十年人以為淹
而公處之澹如也

罷為館閣校勘江西運判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
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
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
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
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

紹聖元年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政事
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

則無言之者於今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閣待制
知江州入辭上勞問其寵曰卿非久別也問所欲言者
公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
不肖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人無不得矣

並曹內翰
撰墓誌

言行錄卷一

